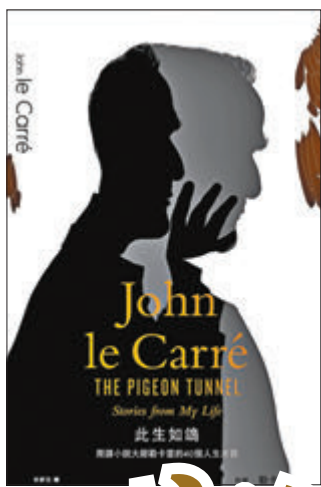


穿過時間隧道 再讀勒卡雷

英國間諜小說大師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於去年底逝世，留下其筆下血肉豐滿又光影斑駁的小說世界。

台灣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社長郭重興是向中文讀者引介勒卡雷的重要推手之一，集團旗下的木馬文化出版社數年來引進了一系列勒卡雷作品，並即將在下周推出勒卡雷代表作之一《鍋匠 裁縫 士兵 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的新版。

郭重興說，當勒卡雷的讀者就好像和作者筆下的世界一起變老。勒卡雷去世時，當年的讀者們紛紛跳了出來。「大家年輕時都讀過他，從二十幾歲到六、七十歲，對他的作品仍記憶猶新。」穿過時間隧道，是勒卡雷筆下世界的吉光片羽，也是讀者的青蔥歲月。像是二重奏，回音裊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說起勒卡雷，郭重興的口吻像是回憶一位老朋友。25歲時，他因為

書評雜誌《書評與書目》中的文章而留意到這個作家，「當時特別介紹勒卡雷和他的小說《鍋匠 裁縫 士兵 間諜》（下稱《鍋匠》），很詳細的文章，說他寫的是和007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間諜像一般人，生活一點不浪漫，更有他們的痛苦，而且非常平實。當時剛好台灣出了這本書，我就買來讀。這是我開始讀的第一本。」

他關於勒卡雷的印象還來源自一些影像的碎片，例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李察波頓主演的電影《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以及偶然在電視上看到的一部影片。「當時覺得（這電影）怎麼這麼好！後來發覺這故事好像就是那個叫勒卡雷的作者寫的，已經是好多年後了。有趣的是，那個主角雖然是史邁利（勒卡雷筆下最著名的間諜角色），但是因為勒卡雷早就把這個名字賣給了派拉蒙影業，除非是派拉蒙的電影，不然這個名字都不能用。所以這部電影的男主角就改了名字。」

零散的印象串聯成為郭重興眼中的勒卡雷，他也逐漸變成了鐵杆書迷。勒卡雷1961年發表處女作《死亡預約》（Call for the Dead），1962年接着出版了《上流謀殺》（A Murder of Quality），直到63年，第三部小說《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讓他聲名大噪，之後的《鏡子戰爭》（The Looking Glass War）和《德國小鎮》（A Small Town in Germany）卻又讓他飽受批評。沉寂數年後，《鍋匠》的出版讓他成為了真正的超級作家。

又見史邁利

雖然《冷戰諜魂》可算為勒卡雷的成名作，郭重興還是最愛《鍋匠》。作為大名鼎鼎的「史邁利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超級情報員史邁利被迫退休，卻又被捲入疑雲，要查出誰是潛伏在英國情報局最高階層的雙面間諜。其實，史邁利在勒卡雷的故事中早已露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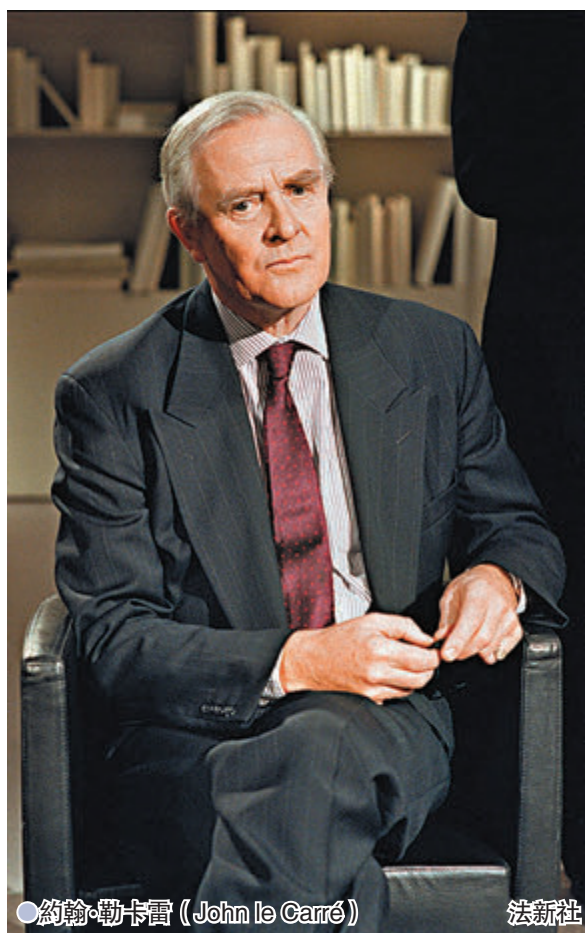
面，只是到了《鍋匠》才成為無可置疑的重要主角。在勒卡雷的間諜世界中，這個角色的獨特魅力讓他幾乎成為勒卡雷的另一個代名詞，一如007之於伊安·法蘭明。

「史邁利這個人，全世界都被他感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郭重興說，最近重讀勒卡雷，讓他對這一點有了不同的感受。「當然這點別人不見得同意，就是，勒卡雷自己說過，史邁利是他創造了一個他希望有的父親。他和父親的關係，在《完美的間諜》（A Perfect Spy）和《此生如鴿》（The Pigeon Tunnel: Stories from My Life）中都有描寫，讓我們了解到他的父親是這樣一個人。他為自己的文學世界中創造了一個史邁利，感情上也投入了許多。我自己也覺得，勒卡雷的人生也掙扎，他把父親和史邁利合而為一了。他創造出『史邁利三部曲』，從《鍋匠》到《榮譽學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到《史邁利人馬》（Smiley's People），構成了史邁利和其死敵卡拉的對決。到了最後，我覺得勒卡雷仍然無法忘懷史邁利，因為在後來的《秘密朝聖者》（The Secret Pilgrim）中，他讓史邁利回來，作為一個導師對牛津劍橋的高材生們講話，裏面寫到新的間諜，又穿插了很多的故事。」

後來，讀者一度以為史邁利的故事已然落幕，勒卡雷也寫了數本國際犯罪小說，故事的舞台更離開了英國本土。卻沒想到2018年的《間諜身後》（A Legacy of Spies），讓史邁利重回觀眾視野。「把50幾年前他寫過的，那些《冷戰諜魂》和《鍋匠》等裏面的人和事連成一氣。《間諜身後》是史邁利最後的出現，我把它形容為勒卡雷間諜詩的冒起與沒落。」

郭重興感嘆道，當勒卡雷的讀者，就如同50多年來跟隨着小說的世界一起變老。「這真是一個很特別的寫小說的方式，作者寫了50幾年，讀者也跟着老了50幾年。最後又回到了小說當年的世界，一切都被串聯起來。只有他一個人是這麼寫的！」

人生的泥沼底色



●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法新社

勒卡雷的書寫沉實、冷硬，充滿無可排解的、令人戰慄的現實色彩。沒有什麼羅曼蒂克的渲染，間諜的生活更是充滿無奈與兇險，甚至是充滿痛苦的。這使得他的小說閱讀門檻不低，急躁些的讀者，也許會發覺讀了數十頁都無法進入故事氛圍。可他為什麼能風靡世界呢？

「BBC的記者曾寫過一篇文章，說他的小說告訴我們人類生活的悲劇。在我看來，它的基底是人生的泥沼，這個沼澤中有苦有樂，有清有濁，故事也由此浮現。」郭重興說，勒卡雷的小說不是在一張白紙上寫就的，也並不描繪獨立在外的時空，而就在人生這個混濁百態的泥沼中慢慢將故事與情節展現。「現在再讀《鍋匠》，很驚訝，他開始的時候用很多筆墨在寫預備學校的老師啊，校長啊，那個皮箱啊，或是學生的媽媽。大部分的讀者讀到後面不會發現，大部分的這些描寫和後面是沒有關係的。它們只出現一次，只是粉墨登場，或是一個龍套。然而所有都是活靈活現的。」

「那些段落和句子，非常的有味道。」他說。

寫一個地方，一定要去過！

在「史邁利三部曲」中，香港也曾粉墨登場。「勒卡雷自己說過，在寫《鍋匠》的時候沒有到過香港，可是他的場景是有香港。那時香港和九龍間已有海底隧道了，但他不知道，寫的是船。書還沒出版，他到了香港，才知道是寫錯了，糟糕！但是來不及了，所以他後來立定原則，寫一個地方，一定要去過。」

他也曾造訪台灣，曾去過台灣的南部，更感慨那兒像是一個天堂。

勒卡雷早年的小說聚焦描述冷戰背景下的間諜故事，冷戰結束後，他的一系列小說，故事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城市。「之後最特別的是《女鼓手》（A Little Drummer Girl），故事在中東，他還真的去過那裏，並見到了當年的阿拉法特。但是這些故事已經和英國的情報機關無關了。後來他也寫過文章說，不要再寫史邁利了，一來是自己投入太深，二來還有一個原因是他覺得英國的讀者把他想像成了這個男主角的樣子（笑）。沒有史邁利之後，冷戰也結束了，之後他慢慢寫的是英國的犯罪小說，或者國際犯罪小說，直到《間諜身後》又回到了原本的間諜世界。」

與勒卡雷的出版緣分

郭重興說，早年台灣引進勒卡雷，只有幾本中譯本，翻譯比較粗疏，不是很嚴謹。直到他自己開始做出版，就和木馬文化的總編輯推薦勒卡雷，開始比較系統地引進作品。後來數年，木馬陸續引進了包括「史邁利三部曲」、「冷戰諜魂」、「完美的間諜」、自傳《此生如鴿》、《女鼓手》等作品，最新的出版是即將面世的《鍋匠》新版，裏面特別收入了唐諾、南方朔及郭重興所撰寫的導讀。

勒卡雷的書有閱讀門檻，在中文世界中遠不算流行。郭重興回憶道，當年出版《鍋匠》，還被讀者寫信來罵。「說很挫折，他看不懂。我也很挫折，勒卡雷的小說這麼好，但台灣的好幾本，大部分賣得一般般。後來《夜班經理》（The Night Manager）因為有電視劇加持，就還可以，《此生如鴿》及《間諜身後》也賣得不錯。現在想把他的作品重新做一個組合。」

圖書市場不景氣，為何還要堅持出並不十分賣座的文學作品呢？「台灣對閱讀的水平有不足處，我們出版社要彌補。我當年也是因為那本書評雜誌的推薦，讓我走入這個文學世界。很感謝，還有那麼多的有心人在推介。我是帶著這個願景和使命的。」郭重興說。

李靜宜：翻譯勒卡雷 入戲容易出戲難

木馬文化所出版的勒卡雷系列，譯者之一是著名譯者李靜宜。電話那頭的她回憶最早接觸勒卡雷，也是由於郭重興的推薦。「有一次吃飯的時候聊到很多書，郭社長就講了幾個勒卡雷寫的故事，怎麼精彩怎麼精彩，我就說我去找來讀一讀。人生就非常巧，那天晚上我看電視，正好HBO的電影頻道是一個巴拿馬的故事，上網一搜，果然就是勒卡雷的《巴拿馬裁縫》（The Tailor of Panama）。後來看了書稿，就非常喜歡。」

李靜宜翻譯勒卡雷，第一本是《史邁利人馬》，她形容勒卡雷的文字典雅、文句深奧，加上涉及冷戰的背景與情報單位的特殊術語，在翻譯時需要做很多的功課。

但翻譯勒卡雷，最難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入戲」。「他在故事中呈現出複雜的人性，這個人性要表現出來，往往需要在翻譯的時候要很入戲，要走進他的故事。而走進去之後，對我來說要很長時間才能出來。我經常會講一個笑話，就是翻譯《完美的間諜》，書有一部分是大家覺得的自傳色彩，愛和背叛等等。翻譯到最後剩下20頁時，已經知道結局，就有些譯不下去了，因為要那個結局上演是很不忍心的事情，於是又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勉強譯完了。那個過程就是整天沉浸在那個情緒中，很困難。」

《完美的間諜》也是李靜宜最喜歡的勒卡雷小說。

因為書有半自傳色彩，寫入了勒卡雷自己的故事，也解答了他作品中經常提到的愛與背叛的問題，讓讀者更理解作者對此的執著與糾纏。「但書不那麼容易入口，所以如果是建議新讀者，還是先讀《冷戰諜魂》。」

「大家都認為勒卡雷寫間諜小說，但我覺得他的小說不能單純用類別來歸類，我覺得他寫得最多的還是人性的部分。」李靜宜說，「冷戰結束後，大家都覺得還有什麼間諜小說可寫呢？他就寫了跨公司、恐怖主義、黑幫等等，寫作的視野越變越大。到了最近幾年，又拉回到過去，以前的角色又開始出場。我覺得他年紀大了，變得更悲憫，感覺更柔軟一點。特別是在他的自傳《此生如鴿》中，又交代了很多他寫作的原型和人物，很精彩。讀過他的小說，再看他是如何和這些人相遇，怎麼運用他們身上的元素來創作筆下的人物，就好像作者為你打開了創作的窗口。」

說起《此生如鴿》，李靜宜苦笑道，這部書的翻譯着實把她「整慘了！」當時該書的繁體中文版計劃和英文版同時上市，李靜宜則拿到書稿的電子檔要開始翻譯。「我很擔心電子檔和最後的書會不會有出入，但當時他們說是定稿，於是就開始譯，結果快結束時，突然接到英國出版社發來一個修訂稿。稍微翻了一下發現，中間有很多東西變得不一樣。更要命的是，不是整段的修改，而是中間有一些句子中改了兩個字。沒有辦法，我只好從頭對一遍，兩個書稿highlight出來一點點比較，最後才完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戰場特工》簡體中文版今年將面世

上海譯文出版社勒卡雷作品真編宋玲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開始引進出版勒卡雷作品，陸續出版的是《小鼓女》（新版改名為《女鼓手》）、《我們這種叛徒》（Our Kind of Traitor）、《頭號罪犯》（A Most Wanted Man）和《微妙的真相》（A Delicate Truth）。至2018年，韓國導演朴贊郁將勒卡雷小說《小鼓女》翻拍為BBC迷你劇，掀起了一股熱潮，出版社亦乘着東風在2019年重新包裝推出了勒卡雷的上述作品，並將《小鼓女》改名為《女鼓手》。

宋玲透露，勒卡雷在歐美有不少粉絲，但在內地一直處於不溫不火的狀態，即便是他最負盛名的作品《柏林諜影》（台譯本《冷戰諜魂》）和《鍋匠 裁縫 士兵 間諜》在國內的銷量也非常有限，無法比肩一些暢銷類小說，旗下2014版勒卡雷作品，每一種銷量約為5,000到8,000冊，新版2019的銷量每種在6,000冊左右，這也基本符合勒卡雷在國內的小眾屬性。

她提到，中國讀者對勒卡雷的小說、尤其是

他早期的作品有一定距離，因為其早年作品中冷戰思維比較明顯。不過後期，勒卡雷風格也有了轉變，更多著墨於普通人捲入諜戰，例如《女鼓手》的主角，即類似於《色戒》中的王佳芝，被心愛的男人訓練成間諜，捲入一場危險的任務。《我們這種叛徒》、《頭號罪犯》、《微妙的真相》等，其實都是勒卡雷改變風格之後的作品。

宋玲坦言，勒卡雷去世後，媒體報道增加了作家、作品的曝光率，但是對整體銷量上助益並不大，主要還是因為勒卡雷深沉內斂，閱讀門檻比較高，他的作品屬於偏純文學的類型小說，但並不是類似於伊安·法蘭明筆下007那種商業風格的間諜小說。

據悉，今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將繼續把《微妙的真相》重新出版，收入新版文集。更重要的是，明年還要推出勒卡雷的第25部作品，也是其生前最後一部——《戰場特工》（Agent Running in the Field）。這部小說出版社邀請到了資深譯者姚向輝擔綱翻譯，簡體中譯本今年下半年將與讀者見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新版勒卡雷作品。